民政策十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民政策十
作者：蘇轍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潁濱文鈔/17》

禦戎有二道，屯兵以待其來，出兵以乘其虛。方今二邊固嘗已屯重兵矣，而天下之議，以為中國之兵，無由而出。而臣以為不然，何者？斂天下之財以奉夷狄，彼求之無厭，則吾之應之將有所不稱其意。大抵不過數十年之間，用兵之釁，不發於彼之不悅，則發於吾之不忍。此亦其勢之不可逃者也。方其無事之時，中國既不得不畜兵於邊，而及其有間，又必將出兵而乘其弊。此二者不可不素為之所也。

今每歲發郡縣之兵以戍邊，此其未戰之謀也，而臣未知其所以為戰之術。臣聞古者三代之制，未有戍邊之役，六國之際，燕、趙最被邊患，而當其時，西備秦，東備齊，南備楚，內備韓、魏。千里之國，而其四境，莫不皆有所備，則其所以備敵者，安得戍卒而用之？計亦不過沿邊之民自為卒伍，以制其侵略而已。戍邊之謀，始於秦漢，內無敵國之虞，而郡縣之兵，材官蹶張，皆出於民之為役。其法，月為更卒，已復為正，一歲屯戍，以次相承，而迭相更代。邊鄙之民不可使常為兵，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而納之塞下，以捍寇敵。故其戍邊之兵，歲初而來，歲終而去，寒暑不相安，險易不相習，勇怯不相程，志氣不相企；上無顧於墳墓，而下無愛於妻子；平居憂愁無聊，無樂土之心，而緩急苟免，無死戰之意，不可求得其用。古之謀臣晁錯、陸贄之徒蓋常以為言矣。而況乎今世之兵，皆天子之所廩食，以終其身。在秦則廩於秦，在趙則廩於趙，不可一日而闕。非如漢之戍卒，有休罷更代之期也。然猶守此區區既往之陳跡，豈不惑哉？且舉中原之士而屯之於邊，雖無死傷戰鬥之患，而其心常自以為出征行役，苦寒冒露，為國勞苦，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，止為此等事也。故士卒百萬，端坐而食，實不知行陣之勞，不見鋒刃之危，而皆已自負，以為有勞於國，其勢不可有所復使。此其弊在於使之不得其道耳。

今夫陰伺二虜之怠，而出兵以逐利於塞外，此誠今世之至計也。而臣竊恐緩急之際，士卒皆已自負而不可用。且夫人之情，嘗已用其力，則其心自滿，而不復求報其上。士無求報之心，則不可以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勞。惟其飽食而無所試，優遊無為以觀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效者，則其氣剛銳，而其心不倦。古之善用兵者，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銳氣，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。臣愚以為方今之計，內郡之兵，當常在內，而不以戍邊。戍邊之兵，當常戍邊，而不待內郡之戍卒。募內郡之兵，其樂戍邊者，而稍厚之。不足，則募民之樂為邊兵者以足之。使二邊有一定不遷之兵，而頗損內郡之眾，計其內外之數，相通如舊而止。平居無事，以此備邊；而一旦欲有所攻奪掩襲，則獨發內郡之卒，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報其上。銳而用之；墮而置之，屯兵曆年，而士無所怨其勞；出兵千里，而士無所憾其遠。兵入，則出者得以休息，而無乘塞之苦；兵出，則守者閑暇，而無行役之困。交相為用，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竭。此其與今世之法，竭天下以養兵，守亦使此，戰亦使此，未戰而士卒皆怠者，其亦少異矣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